

花都开了

□ 韦蔚

前几天 jenny li 在微信上发了一张花篮背景的早安图片。

Yan P 第一时间回应：这花篮真赏心悦目。

jenny li 秒回：是呀，现在真是繁花似锦啊！我1980年杭州毕业回平湖买了一盆茉莉花，那时在平湖很稀罕。

不由想起了更早的那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时代。

也想起了故园老宅里的那个小天井。

1961年，青少年科普丛书《十万个为什么》第一版横空出世。两年后我上了小学，之后与同桌林荪狂热地迷上了《十万个为什么》，两人一本接着一本地读。“植物卷”尚未读完，我和林荪便开始四处寻找可以开垦的土地，兜兜转转，最后还是选择了小天井。

小天井在我家客厅的东门外，地上铺着四四方方的大青砖，砖缝里随处可见一簇一簇的小草。小天井东南角太湖石围着的几丛芭蕉树下有些裸露的泥地。在我的央求下，母亲买了南瓜秧，与我们一起在那泥地里种上了。

一个甲子转瞬即逝。

芭蕉早已不见了踪影。

一并消逝的，还有爬满青砖地的南瓜藤与藤上肥大的绿叶，以及在绿叶间探出头来数不胜数的金灿灿的小喇叭花。

心中突觉酸涩。

为何当年，我会无视墙角的芭蕉呢？

为何在含苞欲放之时，从未想过我可以像花儿一样开放，也从未想过我需要一件红衬衫或是一条花裙子呢？

为何在过目成诵之际，我未能遇见“窗前谁种芭蕉树”“一点芭蕉一点愁”“西风一夜剪芭蕉”之类的诗文，以致后来反复记诵都记不住了呢……

前日下午端坐在电脑前，阅读网上这两个月最火的大模型应用的聊天记录——

问：妹妹欠的还泪可还清了？

答：哎，提起这欠泪，真是叫人心里五味杂陈。我这一生，似乎总是与泪水相伴，从那花前月下，到这荣府之中，泪珠儿总是不由自主地滑落。那些泪，有的是为了宝玉哥哥的不解之缘，有的是为了这府中冷暖自知的辛酸。若说还清，恐怕这一生的泪，早已汇成江河，哪里还得分呢？只是这泪，终究是要流尽的，到了那无泪可流之时，或许便是我归去之日吧。

眼睛扫着一行又一行的字，耳畔竟然有声音同步响起，腔调恰似越剧中的《葬花》，哀怨、悲凉。之后想起了《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群芳”是大观园里女儿们的写照。在我十八岁时，我第一次遇见那些花儿。

当年我未能读懂她们。今日想来，大概是因为我在花季里将自己开成了一株草的缘故吧。二十八岁那年，我读到了《一棵开花的树》。

开头是：

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结尾是：

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

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

朋友啊，那不是花瓣

是我凋零的心

这首诗让我喜欢了一年又一年。

如果“不出意外”，我想我大抵还会一直喜欢下去。

但是很不幸，“意外”还是发生了。

那天我看到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在某大赛的舞台上用尚未变声的童音，将她那颗“凋零的心”“抑扬顿挫”了出来。

今夜我完全想不起来，那一刻我说了些什么。

而此刻我只想说，无论是在花季没能开出花来，还是尚未有花开的声音响起，但那花儿已经凋零，都是何等的魔幻，何等的荒诞，何等的悲哀呢。

前天傍晚正读书的时候，手机响了一下，随即有信息跳出来——花都开了，你还没在书里拥抱春天。

瞬间想起了十一年前七月的一天我读到的诗句：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

这诗句我读了一遍又一遍。

我知道里面的“他”，同样也可以是“她”。

我看见溪水在谷中一年四季奔涌向前，水花在日头下散发出宛如宝石的光芒。

我听见我那些数不胜数的根须一样的脚，在泥土深处畅快地吮吸。

我将一条又一条绿色的长臂，伸向天宇。

绿叶间，果子累累下垂。

瞬间觉得，我的心早已如花儿一般地被打开了。

在我怀里的，岂止是春天呢。

清溪采风录

□ 刘宗德

俞家浜

碧波荡漾助流觞^①，梦醒臭浜清水塘。岸草汀莎青郁色，“远方”就在我身旁。

俞湾民居

气派长窗满日光，整齐排列势轩昂。缤纷菜苑富情趣，园艺画风一体香。

油菜盛开

油菜花开金灿灿，震惊头顶白云飘。澄黄花海迎游客，招展花枝别样娇。

休憩亭

端庄式样赶新潮，前辈诗词恭敬抄。古韵今声融际合，心灵田地长新苗。

大竹园

仰视绿树绕头顶，翠青修竹株株挺。最是耐寒数琅玕，熬霜斗雪傲沧溟。

森林城镇

绿树覆盖接天边，鸚鵡声中争比肩。无限生机藏宝库，乡村绿树美娟娟。

清溪诗词馆

民歌嘹亮上墙头，声透阳光满垄畴。名宿诗词璨然列，清溪文化尽歌讴。

庄桥坟遗址

先民器皿下工夫，玉石犁刀巧琢磨。双手胼胝茧疤厚，感恩先贤击壤歌^②。

人才辈出

簪缨相继出屠门^③，惜玉怀冰守坚贞。叔侄^④工词吟咏乐，心牵生态问耕耘。

清溪文化展示馆

官史逸闻互证佳，岂容白璧有微瑕。先人瑰宝精搜讨，至美清溪耀丽葩。

甲辰仲春

注释：①流觞：流水送酒杯。古诗人春天藉流水投递纸笔、酒壶，依次饮酒作诗、互相唱酬。见王羲之《兰亭集序》：“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

②击壤：古代为庆农业丰收，击土壤而歌的一种游戏。

③屠门：屠氏家族。屠氏，屠勤，号东湖，成化己丑(1469)进士，授工部主事，有政声，改刑部。屠氏家族共出了七名进士、十五名御史。

④叔侄：“浙西六家”中的两家，分别是沈懋日(有词集《柘西精舍集》)和族侄沈岸登(有词集《黑蝶斋集》)。

春

□ 沈春妹

如何才能让雨留在云朵里，
柳树在阴雨里抽了芽。
你用胡渣轻触脸庞的吻，
穿过云层，越过岁月。
血液流进血管，
就如流水滴在了每一寸土里。

如何才能让火车退回，
它被时间抛出轨道前的样子。
挥舞着红色衣袖，
让它停留。
云层泄露的光，山顶的雪松，
一堆滑坡的石头，
挡住生命前行的道路。

如何让雪花发出召唤，
你说冬天忘记了莅临。
倾泻出满腹的愤怒和怨恨，
还有绵延的宽容，
还有温热的心动。
我看见白色的鸟在湖面，
扑闪着春的信息。

与生命和解，
与执拗的自己和解，
枝头的花，娇嫩是你；
河滩石缝里的那株草；
杨柳垂枝头的飞絮，
思念是你。
逝去，又归来。
一双手含着风，裹着雨，
将我托起，
那种力量来自于你。

香樟与我

□ 芬芳

在我们这个城市，行驶在路上，两旁见得最多的就是香樟树，城西路、环北二路、新华中路……去哪儿都能看到她们迎着风舒展着那柔和的翠绿。散步时，我喜欢随手捡几片那一年四季碧绿碧绿的叶子，夹入我那本厚厚的现代汉语词典里，每每用到字典时闻一闻，芳香弥久……

四五月份，正是她开花的时节。这个如诗如歌的季节，这清香四溢的香樟，不像往日里给人那种“伟丈夫”的感觉，更像是一个个散发着迷人魅力的大家闺秀，似树中的多情女子，她的生命意义就在于满身散发的清香。每每经过树下时，我总会放慢匆匆的脚步，深呼吸，再深呼吸，香樟的香味伴着清新的空气，入骨入髓，沁人心脾！抬头仰望树上细密的花簇，深嗅这花香，沉浸在她的馥郁中……“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香樟的花没有美丽的花瓣，没有亮丽的色彩，但依旧不减我对她的喜欢，她的芳香和干净清爽让人心情愉悦，纯净、纯情。

香樟的花期是短暂的，几天以后花就凋谢了，米粒般大小的花朵洒满一地，让路过的人也顺便带走了一路芬芳。记得朋友曾说过，美丽的花朵和芳香的花朵都凋得快。我没有去考证是否这样。生命犹如灿烂之花，我们不能增加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增加生命的宽度。在最灿烂的时候凋谢，生如夏花绚烂，死如秋叶静美。

不仅香樟的花、叶有香味，她的果实、枝干亦都有香味，而且还是很多驱虫产品的首选材料，也是入药的好材料，难怪我们这里的人们这么喜欢它，栽种它，赠送给它这样的名字呀！

我对香樟一直有一种难舍的情结，在我眼里，它不只是“它”，而是“她”，一个故人，一个老友。我家曾经有一棵与我同龄的香樟树，是在我出生后爷爷买回树种种下的，说是将来等我成家的时候，给我做一个香樟木的箱子。长大以后，每每看着她，就仿佛在审视着自己。她的特殊芳香，不仅让她自己不生虫子，蚊蝇也不敢靠近。于是连带着门前那几棵盛夏季节果实累累的桃树，撑起了一片浓浓的绿荫，那一块樟树底下、河边的水泥洗衣板前就成了最好的纳凉休憩的场地，也成了我们小孩子玩耍的好场所。在树下，我曾经和小伙伴尽情玩耍地跳皮筋，从脚底一直跳到头顶，连续不断地向上攀登，如此轻盈，如此矫健，至今想来，那回忆里依稀还留着香樟的清香。

结婚前，装修新房时，为了实现种下她时的夙愿，家里就把那棵与我同龄的香樟树砍了，用同村叔叔家的船运到了园丁新村，然后抬上岸，冲成了一块块木板，着实费了不少劲。自己觉得樟木箱子太老式，鼠目寸光地以为过时了，所以，自作主张把冲刨好的木板镶嵌在了衣柜里，衣服放在橱里，果真带着香樟的香气，连樟脑丸都省了。那时，满以为一辈子从此就定居此地了，却不料几年之后就搬了新家。当初卖房时甚是不舍，那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看过梅婷主演的电视剧《香樟树》，被剧中三位女子真挚的、不离不弃的情谊感动着。蔡琴那富有磁性的嗓音伴着低缓的音乐响起，总能触动我内心最柔的部分：枝叶要长/根要生得牢/看香樟树下悲欢离合/片片落叶依旧/再回到年少/分分钟和秒秒/我想让你知道/永远/我不会忘掉。



惠风和畅 沈秉良 作

最是一年春好处

□ 殷建中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降雨，淅淅沥沥，润泽万物。雨后，阳光格外灿烂，嫩绿的柳芽儿爆满了长长的枝条。

这个春日，我报名了去献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所以我对她提前详细告知了母亲，并向她普及了献血对身体无害，但对别人意义重大道理。但母亲没有献过血，总有些担心。

我说，比我小很多的人都去献血了，百分之一百没事的，就是多喝水，回来多喝些汤，就好了。

母亲听进了我讲的实在话，就有了十足的信心，但她却说，要来城里给我补补营养。

姐一清早就送母亲来了。母亲在厨房叮叮当当的声音，在我迷迷糊糊的睡眠里听得一清二楚。

我轮在十点献血。坐到桌前，母亲的血糯米粥也煮好端上来了。我觉得这就像这个季节的雨，一下子滋润了我的心田。

我开玩笑问母亲，哪来的这么珍贵的血糯米，这在古代可是皇家贡品啊，今天轮到享受了。

母亲笑了，这血糯米哪有这么金贵，是我叫你姐夫在田角里撒了些血糯谷，没想到野稻很多，拔了好几次，年底时才收了十几斤血糯稻谷。本来是

给曾孙子煲粥吃的。你今天去献血，也特别照顾了半斤血糯米。

因为献血，我的待遇提高了好几个级别。

血糯米粥软糯细腻甜润，喝在嘴里，暖在心里。喝下母亲煮的血糯米粥，我的身体里好像多出来了好几百毫升血一样，倍感强壮活力。

走出家门，母亲还是千叮万嘱抽血时不要看针管，这样就不会害怕了。鸡汤给烧好了，只管放心回来喝，仿佛我是出征的战士。

走在路上，阳光正暖，玉兰的花骨朵已经长满了枝丫，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我想到了韦应物的诗句“微雨众卉新”。献血点上有十个人了，依次排队、消毒、登记、检查，验血后，有两个人被淘汰了，献血也不是都有资格的，我体会到了献血的光荣。

前面的大姐是第三次来献血了，撸起袖子，毫不犹豫选择了400cc，值得佩服。我第一次献血保守一点，选择了300cc，很快，没啥感觉，就完成了。

医生说休息一下吧，我感觉没啥异样，还是回去吧，回去喝母亲的鸡汤补补，中气足点。献血点上的医生们都笑了起来。

我揣上医生给的牛奶走回来，一路上依旧阳光

明媚、充满生机，河边的杨柳不知不觉中已“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了。

回到家，母亲已经在门口张望了，其实我没啥不适，倒是口罩戴得有点闷。母亲的鸡汤已经烧好闷在砂锅里了，盛出一碗，是清亮亮的，很是诱人。我连喝了两大碗，感觉一下子神清气爽了。

这时有【平湖采供血点】信息发来：相同血液相同心跳，生命礼物生命不老。尊敬的殷建中，感谢您成功献血300cc。

我回头对母亲说，看儿子贡献的是生命礼物呢，这意义重大了，你这碗血糯米粥和鸡汤功劳大哩。母亲听了，核桃样的脸上顿时笑开了花。

第二天的信息更感人。【平湖采供血点】尊敬的殷建中您好！您捐献的血液经检测合格，将用于病人救治。您捐献的不仅仅是血液，还有您的真诚、善良和美丽。我们再次感谢您！

我被感动了，下次我一定要献400cc，想来母亲也一定会赞同的。

最是一年春好处。每一场雨水，都带着生机和希望，这是紫气东来、春风化雨的季节，大地的一切都欣欣然的，春意宜人！